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上古三代文卷九

烏程嚴子

鬻熊

鬻熊姓芈，名熊，鬻融之後。陸終第六子，季連之裔。年九十見文王，文王以爲師。至武王成王皆師事之。成王大封異姓，會先卒。子熊麗孫熊狂亦卒。因封其曾孫熊繹于楚。子孫皆以熊爲氏。傳三十一世，四十三君。有鬻子一卷。案史記楚世家鬻熊子事

熊文王之師也。蚤終而鬻子書言年九十見文王而有武王問成王問及康叔封衛事計其年宜過百二十則蚤卒蚤終謂不及受封先卒耳。

非不壽之謂也。

鬻子案漢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小說家鬻熊說一篇。隋志僅道家一卷。意林一卷六篇。今本通行珪注十四篇。以羣書治西漢校之實三篇見存。

不錄錄其佚文。

鬻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

哉列子夫瑞

鬻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

列子黃帝

鬻能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

列子力命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

同上

周文王問於鬻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於其民也、何如？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於其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於其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於其民也、曠曠然如日之正中也、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於其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於其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曠曠者、民保其福也。

本注云
御覽引

既去而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矣

胡註新本舊譜新書修政語下宋本

御覽

下宋本

周武王問於鬻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柰何鬻子對曰唯攻守而勝乎同道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刑治仁於人者謂之文誅矣故三文立于政行於禮陳於刑由此守而不可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於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而可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賈誼新書修政語下長短經政體

周成王年六歲卽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鬻子之家而問焉曰昔

者先王與子修道而道修，寡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奈何。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忠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賈誼新書
修政語下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奈何。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爲人下者敬而肅，爲人上者恭而仁，爲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同上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不以禮節，則無以論敬也；而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論愛也。故忠信行於民，而禮節論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同上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以爲異。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貴若賤。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同上

周成王問於鬻子曰。寡人聞之。聖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關鬪。不私相殺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

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痼疾矣。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賈誼新書修政語下

十四

御覽八

昔者黃帝年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使四面從五聖、上堂書

抄十一

御覽七十九此條當在今本

昔者帝顓頊年十五之上、御覽一文王見鬻子、年九十、御覽作鬻子年九十九見文王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鹿、則臣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則臣年尚少、因立爲師。意林一御覽

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陳于商都，起自黃鳥，訖于赤斧，走如疾風，聲如振霆，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文選任彥昇宣德皇后令注史孝山出師頌注范蔚宗光武紀贊注御覽三百一

楚文王

王名賛，武王熊通子，鬻熊十九世孫，始都郢。

僕區之法

盜所隱器與盜同罪

左傳昭七年革尹無字引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注僕區利書名

楚成王

王名穎，一云名惲，文王子，武王兄，杜敖薨而代立，在位四十六年，爲其子商臣所弑，諡曰成王。

號令國中

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誰能爲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

焉管子
霸成

楚莊王

王名旅，一云名侶。成王孫穆王子，在位二十三年。諡曰莊王。

初卽位令國中

有敢諫者死無赦。

史記
楚世家

又令

寡人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說苑正諫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

葬馬令

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

史記滑稽傳

勤箴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左傳宣十二年

與宋人盟

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左傳宣十五年

茅門法

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蹏蹏者廷理斬其軒戮其御

韓非子外儲說

右上

楚平王

王名居初名棄疾共王幼子莊王之庶孫以靈王之末爲亂立在位十三年謚曰平王

過鄭誓

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

左傳昭六年楚公子弃疾如晉過鄭莊公欲收採難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蘋不抽

居不翫冠不云云

公子比

比字子干莊王之庶孫康王以爲右尹靈王行弑自立懼禍出奔晉居十三年觀從迎立之立十餘日爲其弟平王所逼自殺

葬于訾，謂之訾敖，亦曰初王。

下法死靈王

有敢餽王從王者，罪及三族。史記楚世家

王行遇故鏞人求食，鏞人曰：新王下法。

薦敖

敖字孫叔，又字艾穢。一云名饒，字叔敖。史記釋文葉世本又楚之期思人。司馬薦賈子，薦賈爲越椒所殺，坐廢尋以處。薦爲令尹，病疽死。

將死戒其子

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史記正義引作其爲地不利而前有如谷後有戾丘，其名惡。案淮南子注，寢丘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坼谷，後有莊丘，名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禱，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呂氏春秋異賓又史記滑稽傳正義後漢郭丹傳注並引呂氏春秋。案此文亦見列子說符，淮南人問

訓

屈到

到字子夕，屈蕩子，令尹子木父，事楚共王爲卿。

祭典

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楚語上

觀從

從字子玉，故楚大夫觀起子，謀復蔡，迎楚公子比于晉而立之，比尋敗，平王卽位，以爲卜尹，遂復蔡，立蔡平公。

令乾谿師眾

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史記楚世家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云云，楚眾皆滑去穀，王而歸。

沈諸梁

諸梁字子高，楚葉縣尹，故稱葉公。召公之亂，入兼令尹，司馬事。

平歸老子葉

顧命

母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
卿士。禮記緇衣引葉公之顧命云云注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
臨死遺書曰顧命案此文見逸周書祭公篇葉乃祭字之
誤鄭望文爲解非其
實也今姑從鄭錄之

吳起

起衛人師事曾子。仕魯去之魏。事魏文侯。武侯爲西河守。公叔
害之。去之楚。楚悼王以爲相。有兵法一卷。

南門令

有能徙此於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

據非子內儲說上吳起
爲西河守秦有小亭臨

堵起欲攻之不足以微甲兵乃
倚一車轂於北門之外而令之

西門令

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

同上。俄又置一石赤
據東門之外而令之

攻秦亭令

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同上乃下治大

又南門令

明日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

呂氏春秋慎小吳起治西河欲論其信於民夜泊船

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

黃歇

歇，楚人，仕頃襄王，至左徒，考烈王卽位，以爲令尹，封於吳，號春申君，爲李園所殺。

上書說秦昭王

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驚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徐廣曰：至或作安。則危，累棋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

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撃。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眾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壇、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徐廣曰
單亦作禪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細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眾、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奚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子駿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潛集解引戰國策、諸作

江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瑞於鑿臺之下、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宗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麌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剖腹絕腸、折頸擯頤徐廣曰：一作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

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鉅湖陵陽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過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_{徐廣曰：遲一作還}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襟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

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史記春申君傳

荀卿

荀卿名況，趙人。時相尊而號爲卿。方音改易，又稱孫卿。年五十，游齊。齊襄王以爲列大夫，三爲祭酒。去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有孫卿子十二卷，集一卷。

禮賦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駿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

廟而體請歸之禮

知賦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潛潛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修躬以穿室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臨者邪修潔之爲親而雜汙之爲狄者邪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弇迹者邪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

雲賦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平毫毛而大盈乎大窓忽兮其極之遠也

撫兮其相逐而返也。卬卬兮天下之咸塞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惛憲、通乎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充盈大宇而不寃、入郊穴而不偏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往來惛憲而不可爲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憶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

蠶賦

有物於此、儼儼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爲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爲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弃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

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蛹以爲母、蠅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

箴賦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頭銛達而尾趨綠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爲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適而事已、簪以爲父、管以爲母、旣以縱妻、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初子賦篇

爲書謝春申君

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

禁誅於已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餗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癟雖癟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餗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癟矣。由此觀之，癟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布與絲，不知異兮；閨姝子奢，莫知媒兮；媒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察也。戰國策十七，又韓詩外傳四，小異。又略見荀子賦篇。案韓非子緣助弑臣篇有此蓋承用師說確篇末無賦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僉僕儀同三級傳事務萬曆壬辰年王毓葵校刊

全上古三代文卷九終

全上古三代文卷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宋玉

玉楚人師事屈平爲頃襄王大夫有集三卷

案漢藝文志宋玉賦十六篇今存者

風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釣賦笛賦九辨招魂凡十一篇對楚王問高唐對不在此數如九辨爲九篇則多出漢志三篇所未審也或云笛賦有宋意送荆卿之語非宋玉作

風賦

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迺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皆賤高下而加焉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

土囊之口、緣泰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淜滂、激颺熛怒、耽
雷聲、迴穴錯迕、鑿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
動楗、昫煥粲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陵高城、
入於深宮邸、雜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翹翔於激水之上、將
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蘅、槩新夷、被薺楊、迴穴衝陵、蘋條眾芳、
然後徜徉中庭、北上玉堂、躋於羅帷、經於洞房、迺得爲大王之風
也、故其風中人、狀直慴悽慄、清涼增歛、清清泠泠、愈病析醒、發
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
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翛然起於窮巷之間、嫋嫋
揚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堦、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除邪、薄入
齋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慴潤鬱邑、燄溫致溼、中心慘怛、
生病造熱、中脅爲脇、得目爲曠、啞噏嗽獲、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
之雌風也。文選

大言賦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爲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唏曰：「操是太阿，剝一世、流血沖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景差曰：「校士猛毅，泉陶嘻嘻，大笑至兮。摧覆思，鋸牙雲，喘甚大。吐舌萬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爲車，圓天爲蓋。長劍耿耿倚天外。」王曰：「未也。」玉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跋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長。據地踰天，迫不得仰。」古文
苑

小言賦

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竝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此賦之迂誕，則極口偉矣。抑未備也。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並照，則大小備。能大而不小，能高而不下，非兼通也能。麤

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然則上座者未足明賞賢人有能爲小言賦
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氣埃兮乘剽塵體輕蚊翼形微登鱗
聿遑浮踊凌雲縱身經由纖孔出入羅巾飄妙翩綿乍見乍泯唐
勒曰析飛牕以爲輿剖粃糟以爲舟泛然投乎杯水中淡若巨海
之洪流憑藉皆以顧盼附蟻蟻而遨遊準虛隱微以原存亡而不
憂又曰佷於蠅髮宴於毫端烹蟲脰切蟻肝會九族而同儕猶委
餘而不殞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
滅景昧昧遺形超於大虛之域出於未兆之庭纖於毳末之微蔑
陋於甘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爲之歎闊神明
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雋雋皆不小何如此之爲精王曰善賜以
雲夢之田古文苑

諷賦

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讓之於王曰玉爲人身體容冶口多微

詞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曰：「玉爲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詞；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身體容冶、受之二親；口多微詞、聞之聖人。臣嘗出行、僕飢馬疲、正值主人門間、主人翁出、嫋又到市、獨有主人女在、女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更于蘭房之室、止臣其中、中有鳴琴焉。臣拔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戶曰：『上客無乃飢乎？爲臣炊膨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來勸臣食。』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臣不忍仰視、爲臣歌曰：『歲將暮兮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而鼓之、爲秋竹積雪之曲、主人之女、又爲臣歌曰：『內牀惕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俊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下黃泉、玉曰：『吾寧殺人之父、孤人之子、誠不忍愛主人之女。』王曰：『止止！寡人於此時亦何能已也。』

古文苑

高唐賦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
崕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
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忘
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
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
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
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晰兮若松櫟。其
少進也。晰兮若姪姪。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駒
馬。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
今可以遊乎。玉曰。可。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
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
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

巫山赫其無時兮，道互折而層累。登巉巖而不望兮，臨大阤之磅
水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潺湲其無聲兮，濶淡淡而
竝入。湯洋洋而四施兮，蕩湛湛而弗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鹿山
之孤畝。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卻會。嶧中怒而特高兮，若浮
海而望碣石。礠礧礧而相摩兮，嶠震天之磕磕。巨石溺溺之灔澦
兮，沫瀾瀾而高厲。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流。奔揚踊而
相擊兮，雲興聲之雷雷。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邇。虎豹豺
兕失氣恐喙，鵬鷁鷀飛揚。伏竄股戰，苟息安敢妄掣。於是水蟲
盡暴乘渚之陽，齧齧鮚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蛟螭蜿蜒中阪，遙
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
鬱盛，葩華覆蓋。雙椅垂房，斜枝還會。徒靡澹淡，隨波闊闊。東西施
翼，猶狹豐沛。綠葉紫裏，丹莖白帶。纖條悲鳴，聲似竽簫。清濁相和，
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煦官，賢

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盤岸巒崿、振陳
礧礧、盤石險峻、傾崎崖墳、巖崿參差、從橫相追、陬互橫悟、背穴偃
蹠、交加累積、重疊增益、狀若砥柱、在巫山下、仰視山巔、肅何芊芊、
炫耀虹蜺、俯視嶠崿、室寥窈冥、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傾岸洋洋、立
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怊悵自失、使人心動、無故
自悲、資育之斷、不能爲勇、卒愕異物、不知所出、縱縱莘莘、若生於
鬼、若出於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
地益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秋蘭茝蕙、江離截蕕、青荃射干、揭
車苞井、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眾雀噭噭、雌雄相失、哀鳴
相號、王雎鶗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當年遨
遊、更唱迭和、赴曲隨流、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眾穀、
進純犧禱、璇室醮諸、神禮太一、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
駕倉螭、垂旒旌旆、合諸紳大絰、而雅聲流測、風過而增悲哀、於是

調謳令人憇，悵憇悽。曾息增歎。於是乃縱獵者。基址如星。傳言羽
獵。銜枚無聲。弓弩不發。兕于不傾。涉漭漭。馳萃萃。飛鳥未及起。走
獸未及發。何節奄忽。蹠足灑血。與功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見。
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簡與玄服。建雲旆。輶爲旌。翠爲蓋。風起雨
止。千里而逝。益發蒙。往自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九竅
通鑾。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文選

神女賦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果夢
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曰。晡
夕之後。精神恍忽。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目色秀釁。乍若
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然失
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玉曰。狀如何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
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瓊姿瑋態。不可勝

贊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月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眸兮如華，溫乎如瑩。五色竝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縵，盛文章，極服妙采。照萬方，振繡衣，被袞裳。纏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翔，媚破服，俛薄裝。沐蘭澤，含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嬌郭襢，不足以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尙。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疏，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王覽其狀。其狀巍巍，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拉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醕實兮，志解泰而體閒。既姽婳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宜高殿以廣意。

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
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躊躇而不安澹清靜其
情嫋兮性沈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
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幬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
亮之潔清兮卒與我兮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
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筦籥以無端
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頗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
于於是搖珮節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
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眴精
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及究
願假須臾神女稱遽徊腸傷氣顛倒失據闇然而暝忽不知
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文選

登徒子好色賦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閒麗、口多微詞、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體貌閒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闌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轡耳、齟脣歷齒、煢行蹠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爲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爲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爲守德、謂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爲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爲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臣少曾遠遊、周覽

九士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衛漆洵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鶴鳴喈喈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若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是處子悅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鬻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日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于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文選

釣賦

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洲止而竝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釣者也願王觀焉王曰其善柰何登徒子對曰夫玄洲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餌若蚯蚓鉤如細鍼以出三赤之魚於數仞之水中豈可謂無術乎夫玄洲芳水餌挂繳鉤其意

不可得退而牽行、下觸清泥、上則波颶、玄洲因水勢而施之、頽之、委縱收斂、與魚沈浮、及其解弛也、因而獲之。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察玄洲之釣、未可謂能持竿也、又烏足爲大王言乎。王曰：子之所謂善釣者何？玉曰：臣所謂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鉤非鍼、其餌非蠚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對曰：昔堯舜湯禹之釣也、以聖賢爲竿、道德爲綸、仁義爲鉤、祿利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魚、釣道微矣、非聖人其孰能察之？王曰：迅哉說乎！其釣不可見也。宋玉對曰：其釣易見、王不察爾。昔殷湯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而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幼矣、羣生寢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鉤可謂拘矣、功成而不驕、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若夫竿折綸絕、餌墜鉤洩、波涌魚失、是則夏桀商紂、不通夫釣術也。今察玄洲之釣也、左挾魚罟、右執槁竿、立于橫汎之涯、倚乎楊柳之間、精不離乎魚喙、思

不出乎駉鶴形容枯槁神色憔悴樂不役勤猶不當費斯乃水濱之役夫也已君王又何稱焉王若建堯舜之洪竿據禹湯之脩綸投之于瀆視之于海漫漫羣生孰非吾有其爲大王之釣不亦樂乎

乎古文苑

笛賦

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見奇巒異幹罕節間枝之叢生也其處磅礴千仞絕谿凌阜隆崛萬丈盤石雙起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其陰則積雪凝霜霧露生焉其東則朱天皓日素朝明焉其南則盛夏清微春陽榮焉其西則涼風遊旋吸逮存焉幹枝洞長桀出有良名高有脫誤師曠將爲陽春其北則鄙白雪之曲賦文類聚作師曠將爲陽春北之曲假塗南國至於此山望其叢生見其異形因命陪乘取其雄焉宋意將送荆卿於易水之上得其雌焉於是乃使王爾公輸之徒合妙意角較手遂以爲笛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嚴春

使午子

文選洞簫賦注作使叔子獨處於室鄰之嫠婦又獨處室

案注又引毛詩傳昔顏叔子卽魯男子也

延長頸奮玉手摘朱脣曜皓齒顏臻玉貌起吟清商追流徵歌
伐檀號孤子發久轉舒積鬱其爲幽也甚乎懷永抱絕喪夫天亡
稚子纖悲微痛毒離肌傷腠理激叫入青雲慷慨切窮士度曲口
羊腸揆歛振奔逸遊決志列絃節武毅發沈憂結呵鷹揚叱太一
聲淫淫以黯黮氣旁合而爭出歌壯士之必往悲猛勇乎飄疾麥
秀漸兮鳥聲革翼招伯奇于源陰追申子于晉域夫奇曲雅樂所
以禁淫也錦繡黼黻所以御寒也縵則秦過是以檀卿刺鄭聲周
人傷北里也亂曰芳林皓幹有奇寶兮博人通明樂斯道兮殷衍
瀾漫終不老兮雙枝間麗貌甚好兮八音和調成稟受兮善善不
衰爲世保兮絕鄭之遺離南楚兮美風洋洋而暢茂兮嘉樂悠長
俟賢士兮鹿鳴萋萋思我友兮安心隱志可長久兮古文苑堂書鈔一百
事十一引七條茲文類聚四十四按此賦用宋意送荆卿非宋玉作然隋唐已前本集有之誤收久矣不必刪耳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愴兮，若在遠行。登
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宋蕙兮，收潦而水清。潛淒
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悅曠恨兮，去故而就新。坎𡇁兮，貧士失職
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
歸兮，蟬宋漠而無聲。雁離離而南遊兮，鵠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
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徧遠客。超
消搖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柰何，蓄怨兮積思。
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旣駕兮
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倚結轔兮長太息。涕淚湲兮下霑軾，恍
慨絕兮不得中。晝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
皇天平兮四時兮。獨悲此麋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

秋去白日之昭昭兮、襄長夜之悠悠、離芳謫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歛榮而沈藏、葉菑邑而無色兮、枝彌擗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前櫨樛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攀騁轡而下節兮、聊消搖以相伴、歲忽忽而遁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遂此世之征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嗟無以異於眾芳、閨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懷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轚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涇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寧。

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卻驥驥而不乘兮、策駒駒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騏跳而遠去。鳬雁皆唼夫梁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固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鋸而難入。眾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皇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皇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餕而妄食。君弃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漠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霜露慘淒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與墮草同死。願自往而徑遊

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
惑兮、自厯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羈美申包
胥之氣盛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鑿、獨
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
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盍窮處而守高、食不媿而爲飽兮、衣不苟
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塞充餌而無端兮、泊
莽莽而無垠、無衣裳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見乎陽春、覩杪秋之
遙夜兮、心纏悵而有哀、春秋迢迢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
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儻偕、白日晚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
而滅毀、歲忽忽而邇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幸兮、然怊
悵而無冀、中憐惻之悽慘兮、長太息而增歎、年洋洋以日往兮、老
嶢廓而無處、事亹亹而覬進兮、塞淹畱而躋踏、

何氾濫之浮雲兮、莽蕪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零臚而莫

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聊而願忠兮、或黜點而汙之、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彼以不慈之偽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黓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

被荷襮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旣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慍淪之脩美兮、好夫人之慷慨、眾蹀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無穢、事絲絲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尙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驚忽而難當、卒壅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乘騏駉之濶濶兮、馭安用夫強策、詠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遭翼翼而無終兮、忳惛惛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効、願沈滯而不見兮、尙欲布名乎天

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拘愁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
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
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因流涕以聊慮兮、惟
著意而得之、紛純純之願忠兮、如破離而鄣之、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乘精氣之搏搏兮、驚諸
神之湛湛、駿白寬之習習兮、歷羣靈之熙熙、左朱雀之斐斐兮、右
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闡闡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輶之鏘鏘兮、
後轎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
化兮、願遂推而爲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楚辭又文
選有前五首

招魂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率於俗而蕪穢、上
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常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

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灑上帝其難從文選作其命難從必筮予之恐後之謝謝之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恆幹何爲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燭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兮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竊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兮不可以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些卒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蟠若象玄蠭若壺些五穀不生蓼薈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兮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峩峩飛雪千里些歸來兮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僥僥些懸人以嫉

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
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鬚鬚些敦胰血押逐人驅
驅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忠自遭災些魂
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簪齊縷鄭綿絡些招具
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
室靜間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
刻方連些冬有突廈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
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挂文選曲瓊作絃些翡翠珠被
爛齊光些翦阿拂壁羅幃張些纂組綺縞結琦文選瓊作奇些室中之
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
多迅眾些盛鬢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
譽其有意些姱容修態綉洞房些蛾眉曼睂目勝光些靡顏膩理
遺視膳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間些羽帷翠帳文選飾高堂作帳些紅壁

沙版弓玉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
發、雜芰荷些、紫荳屏風文綠波些、文異豹飾侍破陁些、軒轅既低
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分歸來何遠爲些、室家遂宗食
多方些、稻粢穉麥擎黃梁些、大苦鹹酸辛苦行些、肥牛之腱臚若
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脯餽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膳鳧煎鴻鵠
些、露雞臘蠣屬而不爽些、炬枚蜜餌有餛餈些、瑤漿蜜勺寶羽觴
些、挫糟凍飲酌清涼些、華酌旣陳有瓊漿些、歸來反故室一云歸
無來字文選作歸來歸來敬而無妨些、有羞未通女樂羅些、敵鐘按鼓造新歌
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旣醉朱顏酡些、娛光眇視目曾波些、
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鬢墮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
衽蔡謳秦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敵組纓班其相紛些、
鄭衛妖玩來雜瞰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崑蔽象棋有六簷些、分

曹竝進。迺相迫些成皋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鐘搖簾。揆梓瑟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燈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酣飲盡歡樂先故些魂來歸兮反故居些。

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茲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藻畦瀛兮遙望博青驅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蒸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驚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日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楚辭
文選

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于郢中

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翔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鶴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城暴鬱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文選

高唐對

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野將使宋玉賦高唐之事望朝雲之館上有雲氣竚乎直上忽而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宋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昔者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曖乎若雲煥乎若星將行未至如浮如停詳而視之西施之形王悅而

問焉曰我帝之季女也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巫山之臺精魂依草實爲蓍芝媚而服焉則與夢期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聞君遊於高唐願薦枕席王因而幸之御覽三百九十九引襄陽晉舊記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望朝雲之館有氣焉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此是何氣也玉對曰昔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聞王來遊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而視之果如其言爲之立館名曰朝雲文選江淹雜體賦潘岳詩注引宋玉集按此與文選高唐賦御覽襄陽晉舊記小異

宋玉集序

附

宋玉事楚懷王友人言之王王以爲小臣玉讓友人友曰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也北堂書鈔原本集庚陳禹謨本改引新序案韓詩外傳宋玉固其友見楚相其友以異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云云新序宋玉因其友以相荷之無以異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云云新序宋玉因其友以

見于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大夫據桂云云
王楚相襄王互異而指桂等語屬友人語無異也梅鼎祚文紀題
作報友人甚誤不
加下文有宋玉辨語

景差

景與昭屈皆楚同姓差亦作瑳事頃襄王爲大夫

按說苑政理
有景差相鄭

與晉叔向同時
蓋別是一人

大招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凌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遙只、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螭龍竝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涇涇、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宗只、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鬚只、長爪踞牙、譏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龍絕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

天白顙顥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魂魄歸徠聞以靜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乎歸徠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菰梁只鼎膳盈望和致芳只內鵠鵠鵠味豺羹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鮮蠶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蓆只吳酸蒿蕷不沾薄只魂兮歸徠恣所擇只炙鵠蒸鳧粘鵠瞰只煎鱠雁雀遞爽存只魂乎歸徠麗以先只四酌并孰不瞿噭只清馨凍飲不歛役只吳醴白粲和楚瀝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肅倡只魂乎歸徠定空桑只二八接舞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謨只朱脣皓齒嬌以姱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姱目沾麗以佳只曾嬾倚耳曲眉規只湧心結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頰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雅笄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姱脩滂

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易申利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
芬澤只、長袂拂面、善畱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
嫋只、膚輔奇牙、宜笑喝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
只、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垣、觀絕雷只、曲屋步闕、宜擾奇只、
騰駕步遊、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蘚蘭桂樹、鬱彌路只、魂
乎歸徠、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鴻鵠羣晨、雜鶡鶴只、鴻鵠
代遊、曼鶴鵠只、魂乎歸徠、鳳皇翔只、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
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廷、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接徑千里、
出若雲只、三圭重疾、聽類神只、察篤天隱、孤寡存只、魂兮歸徠、正
始昆只、田邑于畛、人阜昌只、美冒眾流、德澤章只、先成後文、善美
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
只、北至幽陵、南交阤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徠、尚賢士只、
發政獻仁、禁苛暴只、舉傑壓陞、誅譏罷只、直羸在位、近禹麾只、豪

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徳歸、國家爲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
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旣設、大矣張只、執弓挾

矢、揖辭讓只、魂乎徳歸、尚三王只、楚辭王逸敘曰、大招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洪

興祖以爲非屈原作、今按漢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謂離騷一篇、九

歌十一篇、天問一篇、九章九篇、遠遊小居漁父各一篇、凡二十五篇、洪說

是也、

唐勒

勒、楚人仕頃襄王爲大夫、

奏土論

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號曰萬城也、水經

江、水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上古三代文卷十終

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趙鞅

鞅，一稱志父。趙武孫，與秦俱伯爵之後。事晉頃公、定公、出公爲上卿。諱曰簡子。孟之言長，故自趙盾至鞅，通稱趙孟。鞅專晉權，四世至敬侯，章與韓魏共滅晉，遂爲三晉。

鐵晉

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政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謗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罰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左傳哀二年

自爲二書牘與二子。

節用聽聰敬賢勿慢能能勿賤

御覽一百四十
六引韓詩外傳

趙武靈王

王名雍，鞅七世孫，肅侯子，在位二十七年。傳國少子何，是爲惠文王，而自號主父。後四年，公子成、李充作亂，餓死於沙丘宮。謚曰武靈王。

命相國肥義傳少子

母變而度，母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史記趙世家肥義曰昔者主父以王屬我也云云義再拜受命而籍之

潘吾勒石

主父常遊於此。

韓非子外傳說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之潘吾刻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

趙惠文王

王名何，武靈王少子，在位三十三年，謚曰惠文王。

空雄約

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

呂氏春秋解篇空難之遇秦趙

招與約

代王嘉

王名嘉趙悼襄王之適子以無寵廢至幽繆王遷之八年秦拔邯鄲虜王遷趙人北保代擁立爲王王代六年爲秦將王賁所

虜

遺燕王喜書

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史記刺客傳秦拔鶻城燕王喜太子丹等遺燕王

東保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乃

喜告

董安于

安于趙簡子家臣守晉陽范中行之亂以與謀爲荀躡所譖自殺

書趙簡子夢之帝所事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識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接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罿來。我又射之中。罿罿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魑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勤。

適余將以其內女孟姬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
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史記趙世家

又書子晰事

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諱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子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必且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于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

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

案此與上文同

上文夢之帝所爲一事未必簡子自書蓋亦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府耳史蒙上文故省其辭

陽虎

虎字貨

見孟子疏引論語孔注

魯季氏家臣

以謀去三桓事敗奔齊齊囚之逃奔宋又奔晉趙鞅迎爲相

謙

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

韓非子外傳說左下

王登

登趙襄子家臣爲中牟令

上言舉中牟二士

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其身甚脩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

韓非子外

諸左上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主主曰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

諒毅

毅趙之辯士

獻書秦王

大王廣地盡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窪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歡、若使有罪、願得請之。戰國策二十一

李牧

牧事趙孝成王、常居代雁門、爲北邊良將、悼襄王時、以破秦軍功、封武安君、王遷末、秦攻趙、郭開受秦金、誣以謀反、誅後三月而虜王遷。

備邊約

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

史記廉頗藺相如附傳

秦孝公

公姓嬴、亦姓趙、名渠梁、伯翳之後、獻公子、在位二十四年、謚曰

孝公

下令國中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脩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憲、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脩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史記秦本紀

秦昭襄王

王名則、一名稷、孝公之孫、悼武王異母弟、初爲質于燕、燕送歸、得立、在位五十六年、謚曰昭襄王。

下令國中

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

史記范增傳

遺楚懷王書

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爲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故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于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爲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

史記楚世家

遺楚頃襄王書

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日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

史記楚世家

詳爲好書遺平原君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約爲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史記范增傳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遣趙孝成王書。

爲范增必報其仇，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

君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同上

與夷人刻石爲盟要

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

後漢南蠻傳又華陽國志

華山勒石

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秦昭王令工施筠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人尺棋長八寸而勒之

秦宣太后

后姓芊，號芊八子，楚人。秦相穰侯魏冉之異父妹，爲惠文王妃。生昭襄王，王卽位，尊爲太后，臨朝四十二年，爲范雎所廢。其明年薨，謚曰宣。

全蜀王文總例母后在諸臣前故不入列女類

將死出令

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

戰國策四秦宣太后愛魏龍夫太后病將死出令

杞子

杞子秦大夫穆公使戍鄭尋謀襲鄭事覺奔齊

白鄭使告于秦

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左傳僖二十二年

商鞅

鞅姓公孫衛之庶孽公子故稱衛鞅初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痤死去魏入秦秦孝公以爲左庶長進大良造封之商於號爲商君相秦十年秦以富彊惠王卽位公子虔之徒誣以謀反亡還魏魏弗受復入秦秦獲之車裂以徇有商君書五卷

定變法之令

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者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卒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

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史記商君傳

南門募徒木令

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

史記商君傳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云

復募

能徙者予五十金

史記商君傳民情之莫敢徙復曰

遺魏將公子卬書

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

史記商君傳

六法

當作立法

案商君書二十九篇

今二十四篇見存不錄錄其佚篇

先王當時而立法度務而制事法宜其時則治事適其務故有功

然則法有時而治，事有當而功。今時移而法不變，務易而事以古，是法與時詭，而事與務易也。故法立而亂益，務爲而事廢。故聖王之治國也，不法古，不循今。當時而立功，在難而能免。今民能變俗矣，而法不易，國形更勢矣。而務以古，夫法者，民之治也；務者，事之用也。國失法則危，事失用則不成。故法不當時，而務不適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羣書治要

張儀

儀，魏人。與蘇秦俱師事鬼谷先生。說楚，爲楚相所辱。蘇秦激之入秦。秦惠王以爲客卿，尋相秦去，而相魏。相楚從約解，秦封爲武信君。悼武王卽位，素有郤，去復相魏，有張子十篇。

答鬼谷先生書

先生秉德含弘，飢必瞰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書，戒以貪味。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翼時君。

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素空闇、誠銜斯旨。儀等曰：偉哉先生！方覽遐鑒、興亡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蟲之樂、棲竹葦之巢。自掇泯滅、悲夫痛哉！徐異記鬼谷先生遺儀秦書儀秦答

爲秦破從連橫獻書楚王

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知以武。雖無出兵甲、席捲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張羣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

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節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

不言其害卒有楚禍

史記作秦禍

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秦西有巴蜀方船史記作火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馬汗之勞不至十日而拒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弊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

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搆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遁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弊，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史記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開局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卽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

戰國策十四又史記
張儀傳少宋廿一字

獻書韓王

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贍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虜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跣跖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眾探前映後蹄間三尋者不可稱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步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賈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賈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干鈞之重集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史記作夫羣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

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詐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史記作榮陽則鴻

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

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

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

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

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爲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

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領以

決事戰國策二十六又史記

張儀傳少末十七字

爲文檄告楚相

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史記

張儀傳嘗從楚相飲楚相亡壁門下意張儀其執儀掠笞數百不服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共

李冰

水事秦昭王爲蜀守

白沙郵三石人刻要

水竭不見足，盛不沒肩。

華陽國志李冰爲蜀守於玉妃房下白沙郵作三石人立三水中刻江神要云云北

劉書鈔一百六十引同水經江水一注作水竭不至足

盛不沒腰今本華陽國志或作立三水冲與江神要

范雎

雎字叔游魏人爲魏齊所辱更姓名曰張禱入秦秦昭襄王以爲客卿尋相秦封應侯

獻書昭王

臣聞明主莅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畱臣無爲也語曰人主後語作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智不足以當權質要不足

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邪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緣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爲其淵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闇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邪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職國策五又見史記范增傳史記將賤而不足聽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等句餘文字亦有同異

呂不韋

不韋濮陽人一云陽翟大賈秦莊襄王以爲丞相封文信侯食

河南洛陽十萬戶始皇卽位尊爲仲父坐嫪毐事免就封十二年徙蜀自殺有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呂氏春秋序意

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闢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如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爲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以日俛而西望知之

呂氏春秋
十二

案此下節有趙襄子一段
註十二紀之總序也不錄

列女

柳下惠妻

妻失其姓，柳下惠魯大夫展禽

柳下惠誅

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
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列女傳二，柳下既死，門人將誅之，不如妻之知也，乃誅云云，門人從之，以爲誅莫能竄一字。

趙朔妻

趙朔妻晉成公姊，趙武母

置兒綺中祝

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史記趙世家

曲沃負

負失其姓魏大夫如耳母

款門上魏哀王書

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

列女傳三魏哀王爲太子納妃而美將自納焉負涓

款門面上書王召入遂與太子妃而涓負三十錘

韓憑妻何氏

何氏宋康王舍人韓憑妻今睢陽有韓憑城

密遺夫韓憑書

其雨淫淫河水大深日出當心

搜神記十一宋康王棄韓憑妻何氏憑恩王西之論爲城且妻齎遺

憑書繆其辭御覽五百五十九作河大水深

遺書於帶

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賜憑合葬

搜神記十一韓憑自殺妻遂自投臺左右攬之衣不申手面

死遺書於帶

楚處莊姪

處莊姬，楚縣邑之女。年十二，爲頃襄王夫人。

持幘見頃襄王，言隱事。

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列女傳六

趙括母

母失其姓，趙馬服君趙奢妻。長平之敗，以先言免隨坐。

上書趙王

括不可使將。

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千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

王終遣之，卽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

史記趙奢傳。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信

秦之間以趙奢子括爲將代廉頗及括將行其母上書云云括軍敗前後所亡四十五萬趙王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又略見御覽二百

八十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一終